



7 年做 5700 多台手术麻醉 最久站了 16 个小时 凌钧渲：手术台边当好 守护神

第一次与凌钧渲约定的时间是晚上 6 点半，后因为他临时有手术，改为 7 点半。到点后未见人影，一定是手术延时了。快到 8 点半时，他饿着肚子匆匆赶来。

凌钧渲是一名麻醉医生，很多人认为他的工作就是打一针。俗话说，开刀治病，麻醉保命。看似简单打一针，实际上伴随着很大的风险。麻醉医生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抢救生命保驾护航。所以，麻醉医生也被称为手术台边的守护神。



记者 李争鸣

1 麻醉工作像开飞机 起飞降落时最危险

麻醉医生的工作，有点像开飞机，起飞、降落这两个点最危险。聊起工作，凌钧渲打了个比方，而手术过程就好比是飞行过程，万一遇上气流、雷雨等突发情况，都需要飞行员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处理。

采访当天，凌钧渲上白班，工作不算忙，3 台手术和 11 名病人的术前评估。

早上 8 点上班，换好衣服后的第一件事是参加科室晨会。会上，前一天上晚班的同事做汇报与交接工作，如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者对药物过敏的特殊病人要及时提出来。15 分钟后，凌钧渲根据当天的手术排班表，从保险库里领取手术所需的麻醉药品。

麻醉药品属高危药品，专人专柜专册管理，领多少用多少，都要登记、核对，用过的空瓶和剩下的剂量都要回收、销毁。领完药品，凌钧渲又将手术室麻醉机、监护仪等仪器检查了一遍。



你是我的骄傲，是全家人的支柱，希望你更加坚强、乐观，大步往前行。
老婆 李铮铮

你从小就乖巧懂事、刻苦努力、有责任心，是我们教育小孩榜样。希望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强、勇敢。
表姐 章碧桃

你不喜欢趋炎附势，为人正直，有自己的想法。

朋友 徐敏

你是一个幽默、风趣、热情的人。
前同事 刘晴晴

2 5 分钟做一次记录 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

当日 8 点半，凌钧渲术前准备完毕，病人被推进手术室。患者是一名 70 多岁的老人，右手臂上的肿块需要切除。对外科医生来说，这是一台常规的小手术，不过对于麻醉医生来说，手术没有常规与大小之分。相反，患者年纪越大，麻醉压力越大。

凌钧渲注意到，这名患者的手有些发抖。为缓解老人紧张的情绪，凌钧渲一边与患者拉家常，一边将测量心率、血压、脉搏氧、脑电等各项指标的仪器与患者身体连通，建立监测，并注射有镇静作用的药物，防止老人血压过高、心率过快等不良反应。

根据手术需要，凌钧渲准备实施神经组织麻醉。在 B 超的引导下，他精确地找到了控制右上肢的神经注射麻药。5 分钟后，麻药完全起作用，外科医师和其他医护人员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凌钧渲也没闲着，他注视着仪器屏幕上显示的血压、心率等各种数据。

3 为了减轻工作压力，自己动手制作水族馆

作为一名 85 后，凌钧渲已在麻醉岗位上工作了 7 年多，累计已完成麻醉手术 5700 多台。

一台手术的成功，离不开外科、麻醉医师的共同努力。凌钧渲介绍：很多人认为麻醉是手术的辅助工作。其实，麻醉的作用并不止于此，我们不仅要辅助手术医生顺利开展手术，还要保证手术过程中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，避免器官刺激。在这两点基础上，还要尽量保证病人的舒适性，减少手术痛苦。

凌钧渲经历最长时间的手术持续了 16 个小时，从早上 7 点 30 分开始，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。那是一台脑外科肿瘤手术，那时凌钧渲刚出校门，还在浙一医实习。

在实习老师的指导下，我为病人做了全麻。事先估计手术时间较长，手术医生团队提前分成两个小组，轮番上阵。中间吃饭、上厕所，都是轮流的。凌钧渲回忆，当时手术结束后，因为站了太久，双脚浮肿，像挂了铅块一样，走不动路，直接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过了一夜。

当然，并不是每一台手术都是平稳顺利的，有时也会有无奈和遗憾。在金华中心医院进修期间，有天深夜，送来了一名男性车祸伤员，昏迷不醒，颅

机器能及时反映出手术中患者的生命体征状况。每隔五分钟，凌钧渲要做一次记录，并随时准备应对患者麻醉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。

这台手术很顺利，一个小时手术结束。待病人清醒后，凌钧渲麻利地收拾着器械，10 分钟后，第二台手术又要开始了。

这次是一名肩部骨折的患者，需要做全身麻醉。凌钧渲取出提前准备好的麻药，兑好后加到注射液里。患者很快便进入麻醉状态，过了一会儿，凌钧渲为患者撤掉氧气管，插上喉罩。全身麻醉后，患者不能自主呼吸，戴上喉罩才能维持呼吸。

第二台手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，手术结束后，患者逐渐清醒，恢复自主呼吸。随后，患者被送进手术室旁边的麻醉恢复室，再做半小时的观察，确认一切正常后，才会被送回病房。期间，凌钧渲一直守护在旁边。

内出血，胸腔多处骨折且伴随出血，情况十分危急。

病人头部受伤部位在后脑勺位置，手术时，刚把病人翻过身，还没开始手术，病人心跳就停止了。大家马上把病人翻回来，实施心肺复苏。凌钧渲说，抢救了十几分钟，心跳恢复。当把病人翻过身准备继续手术时，病人心跳又停止了。又翻回来抢救，如此反复。

最终，这名病人没有抢救回来。虽然这不是凌钧渲第一次面对手术室里的生与死，但那一刻，他和手术医生一样，感到沉沉的无奈。

也许是见多了生与死，生活中的凌钧渲不太爱跟家人聊工作，尽量把工作和生活分开。同其他职场人士一样，他也有自己的减压方法，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水族馆。

从设计、划玻璃、打玻璃胶拼接，到布景、制作过滤系统、搭配鱼类，全程一手操办。这个过程跟手术过程有点像，每个步骤都需要耐心细致，遇到难题还要上网查询钻研。说话间，他打开手机，翻出作品的照片向记者展示，脸上的笑容就跟手术结束病人清醒后一样轻松。